



世界名人传记

The Bronte Sisters
朗特三姐妹文集

梁虹◎译

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(六)

梁虹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:770 千字

印 张:35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887-5

定 价:175.00 元(全 7 册)

我们在窗台上坐了下来，我叫她放心，不管她的秘密是什么，我也不骂她——其实，不用说，我也猜到几分了；于是她开始说道：

“我是到呼啸山庄去了，爱伦，自从你病倒以后，我几乎天天都去，只有三次，在你能出房门前一天没去，以后有两次没去。我把一些书和图画送给迈克尔，叫他每天晚上给我把敏妮准备好，回来以后再把它牵回到马棚去。你千万记住，不能责备他呀。

“大约在六点半，我就到山庄了，通常呆到八点半，然后骑马返回家来。我去那里不是为了游玩；因为我总感到苦恼。也难得有一个快乐的时候——也许一个星期有那么一回吧。起初，我想要说服你允许我对林敦守信用——我们离开他的时候，约好了第二天再去看他——费了好大一番口舌呢。可是第二天你说病倒了，再不能下楼了，我就避免了那场麻烦。

“那一下午，迈克尔给林苑的门重新上锁，我拿到了钥匙，我又对他说了，我的表弟盼望着我去看他，因为他病了，不能到田庄来看我，爸爸又不会让我去他那里；接着我就提起小马，跟他商量。他喜欢看书，他又打算成家，不久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所以他就提出条件，如果我肯把书借给他，他就照我的要求办；可是我宁愿把我自己的书送给他，他自然更满意了。

“我第二次去看林敦时，他很有精神，齐拉（那是他们的管家）为我们相聚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生起了炉火，告诉我们，约瑟夫参加一个祷告会去了，哈里顿·欧肖带着他那只狗出去了——后来我听说是到我们林子去偷猎野鸡——因此我们尽可以称心如意地玩。

“她给我端来了一点温和的酒和姜饼，对我们非常和气周到。林敦坐在安乐椅中，我坐在壁炉边的小摇椅上，我们说啊，笑啊，高兴极了，我们有谈不尽的话。我们计划到了夏天，打算到哪里去啊，要干些什么啊。这里我就不必一一再说了，反正让你听来，多么可笑。

“可是有那么一次，我们几乎吵起来。照他说，度过七月里的一个热天，最愉快的办法就是到原野中央，在石楠丛生的高坡上一躺，从早到晚就躺在那里不动，蜜蜂在花丛里梦幻似地哼着，头上，百灵鸟欢快地唱歌，蓝蓝地天空，灿烂的阳光，没有一片云彩遮挡着的太阳……这一些，就是他的十全十美、天堂般的幸福了。

“我呢，最快乐的时刻是坐在一株沙沙作响的绿树上摇荡着，西风在吹，美丽的白云在头上飘浮着，不止有百灵鸟，还有画眉，黑山鸟，红雀，布谷鸟啊，从四面八方传来了歌声，那碧绿的原野，远远望去，分散成一个个峡谷；在近处，青草随风摇摆，还有森林，淙淙流水——整个世界都苏醒过来了，陶醉在疯狂的欢乐之中。

“他希望一切都沉浸在生种恬静的喜悦气氛中；而我呢，要一切都在欢乐的旋涡中闪耀着、舞蹈着。

“我说他的天堂是半睡半醒的，他说我的天堂是醉意朦胧

的。我说我在他的天堂里一定会昏昏欲睡，他却说在我的天堂里，他会气喘吁吁——于是他变得非常不舒畅。最后，我们俩讲和了，等到气候回暖之后，两种天堂都试一试；于是我们互相亲吻，又是好朋友了。

“我们安稳地坐了一个钟点之后，我望着不铺地毯、地面光滑的大房间，有了个设想：要是把桌子挪开空间大了，就可以游戏了，那有多好啊。我要林敦把齐拉叫来帮个忙，我们一起来捉迷藏玩。她来捉我们；你是常常来捉人的，你知道，爱伦。他却不肯来，说这没意思。他表示同意和我玩球。

“我们在一个碗橱里的一大堆旧玩具中：陀螺、铁圈、羽毛球和球板中间找到了两个球。有一个球上写着‘C’，另一个写着‘H’。我想要带有‘c’的球，因为那是代表‘卡瑟琳’，‘H’大概是代表他的姓‘希克厉’吧。可是有‘H’的球里的糠都漏出来了，林敦不喜欢那个球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他。他心里又不痛快了，咳嗽起来了，回到他的椅子上去了。

“不过，那天晚上，他很快就心情舒畅了。还欣赏了两三支动听的歌曲——爱伦，听得人迷了；当我非走不可的时候，他请求我，约我第二天晚上再去，我就答应了。

“敏妮和我飞奔回家，轻快得像一阵风；我梦见呼啸山庄和我那亲热的好表弟，一直睡到大天亮。

“第二天，我很难过，一是因为你有病，一是但愿我父亲知道、并赞成我出外作客。不过在用完茶点之后，只见天上皎洁的月光，我骑马赶路的时候，心情开朗起来了。我想：我又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了；使我更高兴的是，我想到了林敦也将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

“我一路奔跑到他家花园，正要绕到宅子后面去的时候，欧肖那个小家伙看见我了，接过我手里的缰绳，叫我从前门进去。他拍拍敏妮的马脖子，夸它是头好牲口，看来他好像要促使我跟他说句话似的。我只是对他说，别碰我的马，它要踢人的。”

“他用乡下口音回答道：‘就是踢了，也伤不了人啊，’还打量了小马的腿，笑了一笑。”

“我有意让我的马踢他一脚试试；不过他却走开给我开门去了。当他拨起门闩时，抬头望着那门上刻着的字，露出一副蠢样子，窘迫中含有得意，说道：

“‘卡瑟琳小姐，我现在能念啦，’

“‘了不起！’我嚷道。‘念给我们听听吧——你变得聪明啦。’

“他念得很吃力，拖长着声调，一个音节、一个音节地念出了那名字：‘哈里顿·欧肖’。”

“‘还有那数目字呢？’我用鼓励的口气嚷道，看出他被难住，再不开口了。”

“‘我还念不出来，’他回答道。”

“‘哎哟，你这个大笨蛋呀！’我嚷道，看到他出了丑，我开心地笑起来。”

“那傻瓜瞪着眼睛发愣，表现出一阵傻笑，眉头在皱拢，好像难以判断该不该笑——他不知道我的笑是表示亲热呢，还是表示瞧不起人。”

“我主动为他解决了这个难题：我马上拿出了我的气派来，叫他立即走开，我是来看林敦的，不是看他来的。”

“他的脸红了起来——借着月光看见的——他的手从门闩

上退下来，悄悄地溜走了，活现出一副虚荣心受到了挫折的窘态。他满以为自己跟林敦一样有学问呢，我猜想，因为他很不容易地念出自己的名字了；而我不是这样认为，这可叫他手足难措，狼狈极了。”

“别说啦！卡瑟琳小姐，”我打断她道。“我不会骂你，可是不喜欢你那种行为。如果你还知道哈里顿是你的表哥，论起亲戚关系来，并不比希克厉少爷疏远，要认识到你那种举止是不应该不恰当啊。他希望和林敦一样有学问，至少是一种志气；也许他肯学习并不是想卖弄。毫无疑问，以前，为了他无知无识，感到羞耻，现在他要努力提高自己，来讨你的欢心。他的愿望还没能完全实现，你却去嘲笑他，太缺乏修养了。要是你在他那个环境中长大，你的粗鲁不一定次于他？他原来跟你一样是伶俐、聪明的孩子，现在他被人瞧不起，这使我很难受——都是因为卑鄙的希克厉存心践踏他呀。”

“得啦，爱伦，你不会为这事哭一场吧，会吗？”她嚷道，有些吃惊，想不到我会那样认真宽容。“慢着，你再听听，就知道他识得了ABC，是不是为了讨我的喜欢，对这样一个粗鲁人表示客气，是不是值得，我走了进去。林敦正躺在高背长椅上，他欠身欢迎我。”

“‘今晚我病了，卡瑟琳亲爱的，’他说道，‘只好由你一个人说话了，让我听你说。来，坐在我身边。我确信你是不会失约的，我还要你答应再来看我才放你走。’”

“我知道今晚不能去逗弄他，因为他病了；我轻声轻气地说话，也不再问长问短，处处小心，不要惹恼他。我给他带来几本最好看的书，他让我拿一本念几段，我正要念的时候，不料欧肖

把门冲开了。他是越想越气，横下心来。他气势汹汹来到我们面前，一把抓住林敦的胳膊摇晃着，把他从椅子上拉了下来。

“到你自己屋子里去吧！”他满脸怒火涨得通红，说话的声音气愤得快听不清了。‘如果她是来看你的，把她也带去吧。我就是呆在这儿，你来赶我走吧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吧！’

“他咒骂着我们，不容林敦回一句话，几乎把他推到了厨房里。我也跟着去，他紧握拳头，看那气势就像要把我打倒在地。我紧张起来，一本书从手里掉下来，他在后面把书向我一脚踢去，随即把我们关在门外。

“我听到从炉火边传来了一阵狞笑声，转过身来，又看到面前正站着那个讨厌的约瑟夫，搓着他那双皮包骨头的手，还颤抖着。

“‘我认为他想叫你们知道他的厉害！他是个好小子！他有骨气！他心里跟我一样明白，这里的主人是谁！呃，呃，呃！他叫你们乖乖地起身走吧？呃，呃，呃！’‘我们该到哪里去呢？’我问我的表弟，不去理睬那个老东西的讥嘲。

“林敦脸色苍白，还在颤抖。那时，他可不清秀啦，爱伦——唉，一点也没有啦！看他那神气，真可怕，他瘦瘦的脸，大大眼睛；表现出一种发狂似的、却又筋疲力尽的愤怒。他抓住了门柄，只顾摇；从里面把门闩上了。

“‘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杀了你！——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杀了你！他不是说话，是在尖嚎。‘魔鬼！魔鬼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呀！’

“约瑟夫又在那里妖声怪气地笑了。

“‘对啦，活像他的老子！’他嚷道。‘活像他的老子！咱们

都不是一个成色的，是爷娘各半。别理他，哈里顿，小伙子——怕什么！——他碰不到你！’我握住林敦的手，想把他拉开，可是他一声声尖叫，真吓人，我又不肯当真去拉他。到后来，一阵可怕的咳嗽把他噎住了，再也喊不出声来。鲜血从他嘴里涌出来，他就倒在地上了。

“我奔到院子里，吓坏了，拚命大声喊叫齐拉。她听见了叫声。她正在谷仓后面的棚里挤牛奶，连忙丢下活，前来问我叫她为什么。我气急败坏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拖住她就往宅子里走。我四面张望，却不见了林敦。原来欧肖已经从卧室走了出来，看看他闯了多大的祸，正抱起那个可怜的东西往楼上去。

“齐拉和我跟着他上了楼，可是来到楼梯头时，他却把我挡住了，说是不能让我进去——叫我赶快回家去吧。

“我大声嚷道，是他杀害了林敦，我也得进去。不料约瑟夫把房门锁上了，宣布我休想‘干这蠢事’了。

“我发愣地站在楼梯头直哭，后来那女管家又从房里出来，告诉我说，他马上就会好起来，可是那样叫呀闹呀，他是受不了的；她拉着我，差不多是抱着我进入了楼下的屋子。

“爱伦，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发都扯下来！我哭得好苦，把眼睛都要哭坏了。你还同情那个坏蛋，站在我的面前，居然每隔一会，有脸关照起我，还一口抵赖，硬说不是他的错；后来，听说我要去告诉爸爸，他要被关进监牢，还要被吊死，他才慌了，他也呜呜地哭起来了，就急忙逃了出去，免得在别人面前丢尽了脸。

“可是我仍然没有能摆脱他。后来他们硬是要我回家去，我走出宅子，才骑马走了几百米，他忽然从大路边的黑影里钻

出来，拦住了敏妮，拉住了我。

“‘卡瑟琳小姐，我难受得要命，’他开口说了，‘可那真是太糟了呀——’我使劲抽了他一鞭子，只怕他要下手谋杀我呢。他松手了，吼出了他那种可怕的一声咒骂，我朝家飞奔，一路上吓得魂不附体了。

“那天晚上我没向你道晚安；第二天我也没有去呼啸山庄。我一心想去，可是我又有一种无名的激动，有时候怕林敦死了，有时候一想到会碰见哈里顿又不由得发抖。第三天，我鼓起勇气——我再也受不住这种忐忑不安了，我又偷偷地溜出去了。我是五点钟出发的，没骑马走着去的，心里捉摸着我也许能无法爬进宅子里去，悄悄上楼，钻进林敦的房间里，不让一个人看到。

“没想到没等我走近宅子，那几只狗就吠叫起来了。齐拉把我接进去，一边说道：‘这孩子好多了。’她把我带进了铺着地毯的小房间；使我感到意想不到的高兴是，我看到林敦躺在一只小沙发上，正在读我的一本书。足足一个钟头，他一句话没跟我说，也不看我一眼，爱伦。他这种脾气真古怪。好不容易等到他开口了，他却胡说八道，冤枉我惹起了这场风波，不怪哈里顿！真叫人哭笑不得！

“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好，要开口，决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来。我站起身来，走出房间。他没有想到我是这样回报他的，在我后面送来了一声微弱的‘卡瑟琳！’可我不愿意回过头去。

“第二天是我呆在家里的又一天，我拿定主意再不去看他的。

“可是每天就这样上床，起身，永远听不到他的消息，实在

难受啊，因此在我还没横下心来之前，这个决心就化为乌有了。以前，去那里看他好像是不对的，现在不去看他又好像是不对了。迈克尔来问我，要不要给敏妮上鞍，我说‘要’。当敏妮驮着我越过小山时，我认为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呢。

“我从正屋前面的窗子经过，进入院子；你别想走进去而不被人发现。‘小少爷在屋子里，’齐拉看见我向客厅走去，说道。我走了进去，欧肖也在场，不过我进来他就走了。林敦坐在那张大交椅里，似睡非睡。我走到炉火边，用认真的语气说道，我想说的，是真心话：

“‘林敦，既然你不喜欢我，你以为我来看你是有意伤害你，又无中生有地认为我每一次来都是不怀好意，那么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让我们说一声再见吧；再告诉希克厉先生，你不想看到我，以后不必再编造这方面的谎言了。’

“‘坐下来，把你的帽子摘掉吧，卡瑟琳，’他回答道。‘你比我快乐多了，你应该比我强。爸爸指出我的缺点，满脸瞧不起我的神气，真够瞧的了，那也难怪我对自己都怀疑起来了。他老骂我没出息，我也怀疑真的没出息；这样，我心里就憋着气，就急躁，我恨每一个人！，我脾气坏，精神不振，差不多总是这样。你考虑一下吧，要是不愿意，可以说声再见，这样你就摆脱了麻烦了。只是，卡瑟琳，你也要心平气和地给我想一想，要是我也能像你那样：可爱、和气、善良，请相信好了，我是实在想做这样一个人的——这愿望超过了我想做一个像你那样幸福、健康的人。你也要相信，你的仁慈使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深得多——如果我配承受你的这种爱的话；可是过去和现在，我又无法隐蔽自己的本性，我恨自己啊，真懊悔啊，而且要悔恨

到死！’

“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，我应该宽恕他；即使他又跟我吵了，我还要再一次宽恕他。我们言归于好了，可是我们两个都哭了，直到我要走了还在哭呢——不完全是为了内心痛苦才哭；我真正难过，怎么把林敦的天性给扭曲成这个样子，他永远不会让他的知己过一天安静的日子，他也永远不会让自己过一天安静日子。

“自从那一个夜晚之后，我每天总是到他那个小客厅去，因为第二天他的父亲回来了。

“大概有三次吧，我们过得很快乐，很乐观，就像我们第一个夜晚那样。其余的夜晚，我去看他，都是过得很单调，很烦恼——有时候由于他的怨恨，有时候由于他身心的病痛；幸亏我学会了容忍，对于他的自私如同他的病痛那样，已没有什么反感了。

“希克厉先生故意躲避我；我几乎没跟他照过面。上星期日，我去得比往常早一些，我听见他在痛骂林敦，是为了他头一天晚上的那种行为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，除非他在偷听。那天晚上，林敦实在太令人生气了。可是这件事，除了我之外，跟别人毫无相干，我就闯了进去，打断了希克厉先生的训斥，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。他哈哈大笑之后，走开了，说我有这样的看法，他很高兴。闹了这回事后，我叮嘱林敦，他心里有什么气话要说，只能小声些。

“爱伦，一切全对你说了。我不能不去呼啸山庄，要阻拦我，那只不过使我们两人活受罪罢了。只要你告诉爸爸，至于我上那儿去，并不妨碍别人平安无事地过日子。你不会去告

诉的吧，是吗？如果你去告诉的话，那你的心也太狠毒了呀。”

“要不要告诉，我明天自会决定，卡瑟琳小姐，”我回答道，“这需考虑考虑；你休息吧，我得走了，我要回去好好地想一想。”

我走出她的房间，立刻来到东家的房里，把我心里所想的，在他面前全部说了出来；又把那一段事迹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除了她跟她表弟两人所说的那些话没有提，也一句不提哈里顿。

林敦先生并未向我多说什么，但心里却十分焦急，十分痛苦。第二天早晨，卡瑟琳知道我辜负了她的信任，把她出卖了，也得知了她偷偷地会见从此告终。

她哭呀闹呀，反对那道禁令，求她的父亲可怜一下林敦吧；结果无效，她父亲所能给她的安慰只是允许她，他会写信通知林敦，同意他在高兴的时候，可以来田庄作客，并特地说明，以后他不要企望在呼啸山庄和卡瑟琳见面了。要是让东家知道了他外甥的脾气和健康状况，只怕连一点小小的安慰他也不肯恩赐的。

第二十五章

“这些都是去年冬天的事情，先生，”丁恩夫人说，“也不过隔了一年光景罢了。在去年冬天，我哪能想得到，过了十二个

月以后，我会把这些事情讲给一位陌生人听，可是谁又能说准你做一位不相干的陌生人能维持多久呢？你年轻轻，不会老是安分守己地过下去的——孤零零一个人。我有一种想法，不论是谁，看到了卡瑟琳·林敦，不会不爱上她的。你笑啦。可是我一谈到她，你干吗精神头就来了，听得多么有味呢？你为什么要把她的画像挂在你房中的壁炉架上面呢，又为什么——”

“别说啦，我的好朋友，”我嚷道。“这并非没有可能的：假如爱上她，可是她会爱我吗？我可是担心了，不敢冒这个风险，让我迷恋上了，扰乱了平静的生活。再说，我的家也不在这里。我是忙忙碌碌的世界中的人，我得回到风尘中去。说下去吧。卡瑟琳会听从她父亲的命令吗？”

“她听话的，”女管家说下去道。

她对父亲的爱在她心灵中是占第一位的感情，他跟她说话，不带一点火气，而是充满着柔情，就像一个人眼看他的宠儿将要陷入敌人手中，而他所能给予她的帮助和指点、就是他对她的嘱咐了。隔了几天，他对我说：

“我希望我的外甥写信来，或是亲自上门来，爱伦。对我说真心话，你看他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变好了，或者，他快长大成人了，看样子，会不会变得好起来？”

“他弱不禁风，先生，”我回答道，“怀疑他能否到长大成人的一天。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：他不像他的父亲。如果卡瑟琳不幸嫁给了他，她是能管住他的，除非她百依百顺地到了愚蠢的地步。可是，东家，你还有很多时间和他相熟相处，看看他是不是和她相匹配。还有四年多他才成年呢。”

埃德加叹了一口气，走近窗口，向外眺望着吉牟屯教堂。那是一个雾蒙蒙的下午，二月的阳光淡淡地照射着；只能隐约分辨出墓地里的两株枞树和衡衡落落的墓碑。“我常常在祷告，”他一半是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因为将要降临的事近在眼前了；可是现在我却恐惧起来了，在向后畏缩了。我曾经认为，回忆起来，那一天我打扮成新郎走下山谷迎出亲的情景，何等甜蜜；可是这回忆要不了多少时候——几个月、可能只是几个星期——让人抬起来，放进那凄凉的土坑，来得更加真实呢。爱伦，自从我有了小卡茜，我感到太幸福了。不论是冬天的晚上，还是夏天的白昼，她都是我心中的希望。不过我也感到同样的欣慰：——在那些墓碑中间，在古老的教堂下面，独自冥想着，在漫长的六月的夜晚，整夜整夜地躺在她母亲的坟墓上，期待着、渴望着有一天我也能躺在这坟墓底下。

“我能为卡茜做些什么呢？我该怎样对她尽最后的责任呢？我一点也不计较林敦是希克厉的儿子，也不嫉妒他要从我身边把她带走——只要他能安慰她，不为失去我而难过。我并不计较希克厉达到了他的目的，为夺去了我最后的幸福而得意洋洋。但是如果林敦没出息——只是他父亲手中的一个软弱的工具——我就不能看她落进他的手里。尽管要扑灭她的满腔热情那是太狠心了，我却拿定主意，宁可在我活着的时候，由着她去难过；我死了之后，她将忍受孤独。宝贝儿！我宁可把她交给上帝，宁可在我入土之前，把她埋进黄土里。”

“就由上帝为她安排吧，”我回答道；“万一我们失去了你——但愿老天保佑，没有这事——凭着天意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要做她忠实的朋友，做她顾问。卡瑟琳小姐是个好姑娘，我

不担心她会有意干出错过事来；再说，好人必有好报的。”

春意浓浓，可是我家主人还没有恢复体力，虽然由女儿陪着，每天他到庭院里走走。她年轻经验少，以为能出去散散步，就是身体康复的标志了。加上他脸上常常发火，两眼常常发亮，她更以为父亲的身体确实好起来了。

在她 17 岁生日那天，他没有去墓地。天在下雨，我就说：“今天晚上你出去吧，先生？”

他回答道：“不出去了，今年我要推迟一下了。”

他又一次给林敦去信，表示十分渴望和他见见面。如果病床上的那个小伙子能见得人的话，毫无疑问，他父亲会允许他来的。事实上，那小伙子在他父亲授意下，回一次信，却说是希克厉先生不同意他来田庄作客；并说在承蒙舅父善意关注，他是很高兴的，他希望哪一天散步碰见舅父时，好当面提出请求，不要让他和表姐，如此长期断绝来往。

信写得很简单，可能是他亲自写的吧。希克厉知道，他为了要卡瑟琳跟他作伴，会说出动听的、求情的话来。他写道：

我并不要求她来我家作客，但是我从此就见不到她了吗？——因为我父亲不许我去她家，而你不许她来我家。方便的时候，请带着她一起到山庄来吧，让我们俩当着你的面说几句话吧。我们并没干什么不体面的事竟招来这种隔离呀。你并没生我的气吧——你没有原因厌恶我，这你自己也是认可的。亲爱的舅舅！明天给我一封信吧，同意我在对你合适的地点见到你们——什么地方都行，只要不是画眉田庄。我认为，见面谈一次会使你相信：我父亲的性格并不是我的性格。他口口声声说，我不是他的儿子，我是你的外甥。虽说我有缺点，配